



# 起底长沙被举报医生: 患者没确认患癌被切除胰腺 同行忧其后台强大

上接 06 版

7月19号那天,张爱国的恢复情况不错,去做例行检查的时候,没有坐轮椅,而是步行过去的。

“可能是走得急了些,检查完回来有些发烧,不过很快就退烧了。刘翔峰知道这个情况后,就突然很严厉地指责我说不配当陪护人,说丈夫马上要死了,活不过24小时,让我马上给我女儿打电话,让她回来。”

当时,张爱国的女儿已经照顾了张爱国半个月,看着张爱国术后恢复情况不错,就回到了上海继续上班。张爱国妻子看张爱国精神和身体状态不错,而且烧已经退了,便和刘翔峰商量有什么事情和她说就可以。

“但是他不听,执意让我拨通了女儿的电话,然而他接过电话就和我女儿说我丈夫活不过24小时,赶紧回来见他,还继续指责说我抠门,不舍得给我丈夫吃营养粉,才会造成这个样子。”张爱国妻子说。

至此,张爱国妻子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我们营养粉买少了,他才会这样。”

张爱国妻子赶紧又去多买了“营养粉”,由半包改为每天给张爱国吃一包,这场风波才过去。

目前,张爱国已经出院。但提起这件事,张爱国妻子至今还是愤愤不平:“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觉得买少了,那直接说不行了吗,何必吓唬我们说我老公快死了?”

张爱国妻子统计过,整个住院期间,除了治疗花去的十几万元费用,光是购买蛋白粉就花了6000多元。

## “胆囊结石就诊,说我快死了”

从6月28日住院到7月25日住院,张爱国在急诊病房住了将近一个月,同病房的病人换了七八个。

“几乎和每个病人都说快死了、没救了等类似的话,而我们

一问他问题,他就急,态度很差,还和好几个病人家属都起过冲突。我们都纳闷,身为医生,我们问他治疗方面不懂的问题,不是很正常吗,他为什么这种态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所以动不动就说病人快死了,且不让问问题,就是让病人听话,他说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说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张爱国妻子说。

魏萍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同时也是亲历者。

今年6月26号,魏萍感觉腹痛,在家吃药观察了两天不见好转,于28日晚间到了湘雅二院急诊看病。

“历来就有‘北协和、南湘雅’的说法,我们长沙本地人一般看病,都会选择去湘雅医院。”魏萍说。

由于28日时间太晚了,魏萍在丈夫的陪同下于29日上午办理了住院,主治医师为刘翔峰。

“刚办完住院,在病房里,刘翔峰就说我这种情况要死了,还送来医院干吗?等不会死在手术台上。”

这让当时疼痛难忍的魏萍感到害怕和绝望,和丈夫一起请求刘翔峰救救自己。

经过一系列诊断,魏萍被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并胆囊坏疽,于当晚十点钟被推进了手术室,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同时进行了胆总管T管引流术。

“晚上十点人进去,凌晨三点多把切下的胆囊给我看了看,但是人一直没送出来。我去问,医生就说还在醒麻药。”魏萍爱人说。

就这样,一直等到早上七点,人还没出来,“我就急了,我爱30岁的时候患过一次胆囊结石,当时不大,就做手术打碎了。这次住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医生朋友,胆囊切除并不算是很大的手术,而且醒麻药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怎么会一直等了三四个小时人还不出来。”魏萍爱人说。

最终,等得焦急的魏萍爱人和手术室门口的保安起了冲突,

保安进去找医生,魏萍才被送了出来。送出来的魏萍,依旧昏迷不醒,被直接送到了ICU。

“刘翔峰说魏萍状况很不好,必须送进ICU。我看我爱人还在昏迷,问刘翔峰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当时很着急,就赶紧把我爱人送进了ICU。”魏萍爱人说。

当天下午,魏萍终于醒了过来,观察情况稳定后,离开了ICU,转到了普通病房。“手术后,诊断显示我爱人双肺感染、有积水,手术之前肺没事,怎么做了胆囊切除,肺部还感染了呢?我们问刘翔峰,他只说是手术并发症,并没有详细说。由于还要靠他治疗,虽然有很多疑问,我们没敢再问。”魏萍爱人说。

7月9号,魏萍出院。在住院的这十几天,虽然与刘翔峰交流不多,但还算正常。“就是态度比较差,我们问什么也不说,出院的时候,下的导流管怎么维护,注意什么,什么时候拆管,都没和我们说,就让我们出院了。”魏萍爱人说。

8月12号,魏萍按照医嘱去复诊,并询问什么时候能拆管。

“刘翔峰和我们说,如果我们表现好就给我们拆,表现不好,就不给我们拆,到底什么是表现好,我们也不清楚。”魏萍爱人说。

魏萍爱人回忆,刘翔峰当时告诉他们,拆管不能在湘雅二院拆,也不能去长沙别的医院,必须去岳阳一家医院拆,拆除费用为15000元,让他们提前准备好。

“根据咨询,像我们这种,如果仅仅拆管的话,费用也就一千多元,但是刘翔峰却让我们准备这么多钱,结合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彻底对他不信任了,决定去别的医院拆管。”魏萍爱人说。

但是,一连问了长沙市的几家医院,“人家一听是刘翔峰的病人,都不接收,他的名声人家都知道”,最后实在没办法,几经转托人,某医院才终于同意接收魏萍。

“一般胆囊切除总共花费个七八千元,我们花了一万两千多,

如果再加上去岳阳医院拆管的费用,差不多就是三万元,是正常费用的两三倍,还要忍受刘翔峰的威胁恐吓。因为这次看病经历,我爱人已经得了轻度抑郁。”魏萍爱人说。

此外,张爱国妻子和魏萍爱人都确认,办理出院时,相关病历和检测结果均不给患者。“出院时只给病案单和诊断证明书,就三张纸,其他的东西只能拍照自己去打印。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有拍。”

##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举报

除了来自外部的举报,还有疑似湘雅二院内部人士在网上匿名爆料称:自从去了他(刘翔峰)组里轮科,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一个医生居然能黑心到这种地步,只要是我找他看病的人,只要稍微有点异物倾向,管你是不是肿瘤,一律按肿瘤来处理,先给你开个化疗再说,特别是那些文化低、没读过书的农民工,如果你挺过去了,就说治好了,没挺过去就说你的命是这样,我也没办法了。我当时挺想质疑他的,有几个我手里管的病人明明没有报异型,但是他直接就和病人家属说是肿瘤了,我人差点当场裂开;还骗湘雅的本科生要别人帮他做实验、写文章,到时候保他/她读研读博名额,还有各种诓骗学生、病人的事件,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被他送进湘雅二医院中心ICU的真的数不清楚。他只想着挣钱,妥妥地验证了。

针对这些举报,有湘雅二院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些举报内容基本属实,很多举报内容自己都亲身经历过。

这位内部人士称,自己实习期间在刘翔峰手下轮岗过,自己亲历的情况就很多:化疗的问题,化疗会多开药,而且很多化疗病人并没有明确指征;上手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的医生在做,刘翔峰只上台就匆匆离去;刘翔峰不管什么手术都会开具一堆自费耗材,对于癌症晚期没有手术指征的病人,刘翔峰也会做腹腔开关,平白增加病人痛苦;刘翔峰对本院医学研究生、本科生成利诱,大放空头支票,要求学生为其做实验、写文章、写新闻稿等。其恶劣程度可见一斑。

公开资料和报道显示,1998年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疗系毕业的刘翔峰,从医之路很顺利。

他从事肝胆胰腺疾病外科的临床工作,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进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普外肝胆胰专科——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医院,是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素有“南湘雅”美誉。在复旦大学中国医院排行榜中,它的综合实力最佳排名全国第13位。

有报道确认,在到湘雅二院后,刘翔峰先在普外肝胆胰专科任职,在普外肝胆胰专科时,刘翔峰与科室同事处得不太好,网传刘翔峰入党时被“全员反对”,这里“全员反对”指的就是普外肝胆胰专科。

在湘雅二医院的官网宣传中,刘翔峰医术精湛。2019年8月19号,医师节这一天,他的肝胆外科手术团队采取腹腔镜微创技术完成了四台高难度的手术,其中包括肝、胆、胰和一台高难度的腹膜后肿块切除术。

《潇湘晨报》在2019年的一篇《八旬老太腹部巨大肿瘤像“孕妇”,专家

下转 08 版